

評劇叢刊



秦

香

蓮

公曆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春風得意
紅杏出牆
一枝紅杏
出牆來

評劇叢刊

通俗讀物出版社

書號: 0150

評劇叢刊 第一集

編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等
出版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錢門外杜家橋十五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日報印刷二廠

1954年8月第一版

52千字

定價2,700元

1954年8月第一次印刷 (1-8,000)

編輯說明

一、評劇是流行在東北、華北的主要劇種之一。近來中國戲曲研究院及東北、華北各地的戲曲工作部門，均曾進行了一些整理、改編的工作。爲了使此項工作更有計劃地進行，並推薦一些新創作的劇本，以充實各地評劇劇團的上演劇目，在中國戲劇家協會具體協助下，由中國戲曲研究院、東北評劇劇目整理委員會、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天津市劇本創作室共同編輯了「評劇叢刊」，供全國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二、「評劇叢刊」所收的，爲目前比較流行的評劇傳統劇本，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評劇劇本，以及表現現代生活的新創作的劇本；但亦酌量選取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

三、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凡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所有整理工作，都由有經驗的演員參加或協助；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各地劇團的實驗演出。

四、凡改編的與新創作的劇本，都是盡量選取內容上比較優秀的，在舞台上演出效果較好的；並經過作者與改編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訂。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進行編輯工作。但編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秦香蓮.....一

附錄 我們怎樣整理了『秦香蓮』.....允

秦
香
蓮

前記

秦香蓮的丈夫陳士美進京赴試，三年無信。適家鄉連遭荒旱，公婆餓死，香蓮帶領兒女進京尋找丈夫；到京後，始知陳士美考中了狀元，又招爲駙馬。當陳壽誕之日，她找進宮去；而陳士美竟昧心不認，把她母子趕出宮門。三朝元老王延齡得知此情，教秦香蓮假作唱歌詞的，將她又帶進宮去，歷述慘痛遭過來打動陳士美，自己也從旁勸說。陳士美不但無動於衷，反將她母子趕出京城，並命韓祺追殺。韓祺問明原委，將她母子放走，自刎而死。這時秦香蓮悲憤已極，遂向包拯控告。包拯准狀後，不畏權勢，不顧皇姑、國太的阻撓，終於將陳士美剿死。

這一劇目，是由中國評劇團演員小白玉霜、魏榮元、席寶昆等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邱忻、莊良生共同整理的。

主要整理部分：（一）吸收了演劇「闖宮」的情節，豐富了原來的場子；（二）對個別人物——如張元龍、王延齡的性格處理作了適當的修改；（三）對於重複及不適當的詞句，均作了修改、潤色。

秦香蓮

第一場

張元龍：（上念）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天氣不早啦，我不免到門外照客。

（出門）我說南來的，北往的，天氣不早，可該住店啦！

秦香蓮：（內）隨娘來！

（秦香蓮領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唱）千山萬水來到京城，

也不知我的夫何處存身？

日沒黃昏天色晚。

冬哥：媽，我走不動啦。

秦香蓮：（唱）借宿一宵明日再尋。

兒們在此等候。——老伯，請來見禮。

張元龍：還禮，還禮。施禮爲何呀？

秦香蓮：借問一聲，此處可是店房？

張元龍：是店房。您要住店嗎？

秦香蓮：正是。

張元龍：您請進來吧。——請坐吧。聽您說話，不像此地口音，是哪裏人氏呀？

秦香蓮：我乃湖廣均州人氏。

張元龍：湖廣均州，道可真不近哪！

秦香蓮：不知老伯伯貴姓高名？

張元龍：我叫張元龍。

秦香蓮：原來是張伯伯。

張元龍：不敢當，不敢當。您用些什麼呀？

秦香蓮：無有什麼用的。啊張伯伯。我與你打聽一人，你可知道哇？

張元龍：打聽什麼人哪？

秦香蓮：三年前有一個陳士美，進京趕考，至今無有音信；張伯伯可知道此人麼？

張元龍：陳士美？這您可打聽着啦。

秦香蓮：張伯伯，你與他相認識？

張元龍：可不是跟他認識嗎。三年前他趕考的時候，就住在我這店裏啦；住的日子雖然不多，我們倆人相處的還不錯。您是他的什麼人哪？

秦香蓮：我是他的妻室呀。

張元龍：唔，原來是陳夫人到了！小店家不知，與夫人見禮。

秦香蓮：啊？張伯伯，怎麼稱起我夫人來了？

張元龍：夫人，您再聽我說呀：您丈夫不是住在我這兒了嗎，那時他還病了一場，是我小心照看，等他好了，一入考場，就中了頭名狀元！

秦香蓮：（驚喜）他中了頭名狀元！待我謝天謝地。

張元龍：不但中了頭名狀元，他還招爲東……

秦香蓮：東什麼？

張元龍：他還招爲東床駙馬啦！

秦香蓮：（大驚）怎麼？他還招爲東床駙馬了麼？

張元龍：可不是嗎！

秦香蓮：（極力鎮定）啊張伯伯，我母子初到京城，難以尋找，就煩張伯伯帶領我

們前去尋他相見。

張元龍：這倒沒什麼。夫人您看，今天天氣已晚，明天早上我把你們送到紫墀宮門口，您看怎麼樣啊？

秦香蓮：就依張伯伯。

張元龍：夫人，您吃了飯沒有？

秦香蓮：這……

冬哥：媽，我餓啦。

張元龍：夫人，您就別客氣啦！走，跟我吃飯去！
秦香蓮：多謝了。

〔同下〕

第二場

劉廷：（上念）駙馬壽誕日，把守在宮門。

張元龍：（內）陳夫人，隨我來！

〔張元龍引秦香蓮、冬哥、春妹上〕

張元龍：來到啦。陳夫人您看，這就是紫墀宮。

秦香蓮：煩勞張伯伯與我通稟，就說是駙馬的鄉里求見。

張元龍：爲什麼您不說是夫人呢？

秦香蓮：還是說鄉里的好。

張元龍：好，您在這兒等等，我去說。

劉廷：嗯！

張元龍：真威風！門官老爺，請來見禮。

劉廷：做什麼的？

張元龍：您上裏邊給回稟一聲，就說駙馬的鄉里求見。

劉廷：往下站！（進門，向內）啓稟駙馬！

陳士美：（內）何事？

劉廷：今有駙馬的鄉里求見。

陳士美：（內）往外去傳：就說本宮在原郡家鄉，未受過鄉里杯水之情，念他千里

而來，賞他飽餐一頓，快快走去！

劉廷：遵命。（出門，向張元龍）呔！我家駙馬爺言道：他在原郡家鄉，未受過鄉

里杯水之情，念你千里而來，賞你飽餐一頓，快快走去！

張元龍：夫人，您聽見了沒有？

秦香蓮：好一個當朝駙馬，身居皇宮，怎麼連鄉里都不見了麼！

張元龍：您要說是夫人到了，他一定就見啦。

秦香蓮：想我母子滿面風塵，衣服襤褸，若說出是駙馬的夫人兒女，與他臉上無光。有勞張伯伯，你就說是冬哥之母，春妹之娘，一定要見。

張元龍：噯。——門官老爺……

劉廷：噯，方才對你說明，你不走去，怎麼又來囉嗦！

張元龍：是是是。——夫人，您自己去吧，我在這兒等着您。

秦香蓮：事到如今，我也顧不了許多了。啊門官老爺，我這廂有禮了。

劉廷：施禮爲何？

秦香蓮：有勞門官老爺與我通稟，就說我並非平常鄉里，乃是冬哥之母，春妹之娘，一定要見。

劉廷：往下站！（進門，向內）有請駙馬！

陳士美：（上）何事？

乘轎，豈能像你這狼狼狼狼的樣兒！

秦香蓮：（背語）哎呀，他竟不與我通稟，這便如何是好？（尋思）哼！我自有道理。——啊門官，我來問你：你家駙馬，初一十五，可要拜廟上香啊？

劉廷：自然要拜廟上香！

秦香蓮：如此說來，那就好了。等你家駙馬拜廟上香之時，我一把拉住轎杆；這恩愛不過我們夫妻，你這小小門官，當得成憑我一句話，當不成也憑我一句話。我們要走了！

劉廷：慢走，慢走！（背語）哎呀且住！這恩愛不過夫妻。她若真是夫人到了，我這小小門官，如何担當得起？這……（尋思）有了。今日乃是駙馬壽誕之日，我看她可曾知曉。——我來問你：眼前紫墀宮有一樁喜事，你可知道？

秦香蓮：怎的不知，今日就是你家駙馬的壽誕之日。

劉廷：唔，原來是夫人到了，小人不知，望祈恕罪。（跪）

秦香蓮：不知者不怪罪，快快起來。

劉廷：多謝夫人。（起立）